

§ 千里追殺令(2)

一夜難眠，第二天一早，赫利歐羅斯覺得有些悶，獨自走到官邸花園。

花園深處，一位七十多歲的老人正坐在樹下，看著噴泉裡悠游的魚。

赫利歐羅斯走過去打個招呼：

「早啊，老人家！這魚似乎很快樂。」

老人輕笑：

「年輕人，你也是雅典來的？你不是魚，怎麼知道魚快樂了？」

赫利歐羅斯：

「你不是我，如何知道我不知道魚的快樂！」

老人轉身大笑：

「好，好一句『你不是我』。可若一個人，連自己是誰都不知道呢？」

赫利歐羅斯皺眉。

老人又望向魚池。

「魚在水裡，以為整座池塘便是天下，人又何嘗不是？」

赫利歐羅斯忽然僵住了，他背脊一寒。

這聲音、語調，魂牽夢縈了多年，此刻聽到竟然一陣悚然。

赫利歐羅斯：「還沒請教，您是…？」

老人：「我是法那巴佐斯的父親，你到弗里吉亞旅遊嗎，若是想在法那巴佐斯麾下某個差事，我倒是可以引薦一下，看來我倆似乎頗有緣分的。」

赫利歐羅斯：

「多謝，我寧願遨遊大海也不想困在小魚池。」

不過，魚若死在池裡，人人都知道，若死在海裡，就再也找不到了。」

老人沉默良久，終於輕輕嘆了一口氣：

「是啊…，人若死在海裡，就再也找不到了…。」

赫利歐羅斯：「不好意思讓你傷懷，您有朋友喪生大海嗎？」

老人回過神了：「不…不…不，沒有。」

「用過早餐嗎？要不我們一起用餐。」

赫利歐羅斯邊走邊說著：「我昨晚倒是聽亞西比德提起一個墮入大海的人---希帕索斯。」

老人：「他怎麼說？」

赫利歐羅斯：「他認為應該是斯巴達做的，要挑起雅典內部的矛盾。」

「法那巴佐斯呢，法那巴佐斯怎麼說？」

赫利歐羅斯：「後來亞西比德說自己是瞎猜的，法那巴佐斯就也不置可否。」

老人：

「當初拉刻代蒙(斯巴達)人海戰艦隊被雅典摧毀時，到波斯求援，當時答應的後來都反悔了。這拉刻代蒙人總是見利忘義，這亞西比德總算有點見識。不過，聽說斯巴達下了追殺令要亞西比德項上人頭，也許是斯巴達要封他的口。」

赫利歐羅斯：

「是啊！有人口無遮攔，有人卻總是守口如瓶。聽說希波克拉底追查希帕索斯公案 20 多年，還是沒有線索。」

老人：「是啊，月黑風高的，大家都蒙了面，怎麼可能留下甚麼線索呢。」

赫利歐羅斯：「您怎麼知道是在月黑風高的夜裡？」

老人遲疑一下：「…，幹這種勾當不都是在月黑風高的夜晚嗎。」

這時候，總都府的女僕過來盈盈一禮，輕聲道：

「赫利歐羅斯先生，主人請您前往餐廳用膳。」

晨光自高窗斜灑而下，映照著整座宴廳。

餐廳建在官邸東側，屋頂由雪松巨木支撐，梁柱雕刻著展翼神獸與波斯王徽。數十根石柱漆以朱紅與深藍，柱頭鑲著鎏金蓮花，在晨光下泛起溫潤金輝。

地面鋪著彩色石板，中間覆著厚厚的毛毯，柔軟得幾乎聽不見腳步聲。

牆上織毯上面以金線繡出獅子、翼牛、生命之樹，以及奔馳於原野的白馬。

角落燃燒著香爐，乳香與沒藥的煙霧緩緩升起，混合著肉桂與藏紅花淡淡的甜香，使整座餐廳瀰漫著安定而高貴的氣息。

廳中央一張低矮而寬闊的胡桃木長案擺放在地毯中央，桌腳包覆著鎏金銅飾，桌面鑲嵌象牙與青金石花紋。

席位依照身份排列，五張鋪著紫紅色坐墊的矮榻圍繞四周，每人都有自己的金盤、銀杯，以及刻有波斯紋飾的小餐桌。

早餐開始前，僕人端來金盆與沒藥香水，讓賓客淨手，再以細麻布擦乾。

法那巴佐斯陪著父親坐在主位。

赫利歐羅斯、小伯利克里與另外兩位貴客則依序落座。

幾名身穿潔白長袍的侍女悄無聲息地穿梭其間，銀盤一個接著一個送上。

首先是剛出爐的熱麵餅。

麥香濃郁，外皮略帶焦黃，可以蘸著濃稠的羊乳酪，也可以沾取蜂蜜食用。

接著是一盤盤新鮮水果。

有椰棗、葡萄、無花果、石榴，以及散發清香的甜瓜。

另一位侍女端來盛滿堅果的金盤。

杏仁、核桃、開心果、榛果混合著葡萄乾與芝麻，用少量蜂蜜拌勻，散發誘人的甜香。

銀盤中還放著幾片煙燻羊肉與香草烤山羊肉，撒上孜然、香菜籽與少量藏紅花；另一盤則是剛煮好的雞蛋，配以細鹽與香料。

一名老廚師親自送上一鍋熱騰騰的小麥粥。

粥中加入羊奶、蜂蜜與碎堅果，表面再撒上一層肉桂粉，香氣四溢。

飲品更顯富貴。

水晶壺中盛著葡萄酒，另一壺則是石榴汁與葡萄汁，冰涼甘甜。

整張餐案並非堆滿珍饈，而是井然有序，每一道料理都講究色彩與器皿搭配。

金盤映著紅色石榴，白色羊乳酪襯托翠綠香草，紫色葡萄與金黃色蜂蜜交錯其間，彷彿一幅精心鋪陳的畫作。

赫利歐羅斯不禁想起雅典。

那裡的早餐，多半不過是一塊麵包、一點橄欖，或一杯淡酒；即使富裕之家，也少有如此排場。

而在法那巴佐斯的官邸裡，即便只是一天的開始，也足以讓遠道而來的希臘人感受到——

這不是一位富翁的生活，而是一個帝國的財富。

就在眾人準備動筷之際，一名總督府內侍快步走入宴廳，跪伏於法那巴佐斯身旁，低聲稟報：

「主人，方才老主人在花園與赫利歐羅斯先生談了許久。」

法那巴佐斯沒有抬頭，只淡淡道：「說。」

內侍壓低聲音：

「兩人談及希帕索斯公案。老主人雖未多言，但…赫利歐羅斯先生似乎已經起了疑心。」

法那巴佐斯終於停下手中的動作。

他緩緩望向父親。

老人神情依舊平靜，只是端起銀杯，默默喝了一口葡萄汁。

父子二人四目相對，誰也沒有說話，然而法那巴佐斯已經明白了一切。

他的眼底閃過一絲冰冷。

不能再讓這個人活著。

他沒有流露任何怒意，只平靜地轉向身旁的貼身老侍從。

「赫利歐羅斯先生遠來是客。」

「替他那碗羊奶小麥粥，多加一匙蜂蜜。」

老侍從神情微微一變，隨即低下頭。

「明白。」

法那巴佐斯重新露出溫和的笑容，舉起酒杯。

「諸位，請。」

赫利歐羅斯也微笑舉起銀碗舀起那碗熱騰騰的羊奶小麥粥。

蜂蜜的甜香與肉桂的氣息交融，入口溫潤濃厚。

他不禁笑道：

「波斯人的早餐，竟比雅典人的晚宴還要豐盛。」

亞西比德哈哈大笑，端起銀杯。

「所以我才說，雅典若早一點學會享受人生，也許就不會天天吵著什麼民主、什麼正義。」

法那巴佐斯微微一笑。

「雅典成就了哲學；波斯成就了帝國。兩者各有所長。」

小伯利克里放下麵餅。

「可是帝國也會衰落。」

法那巴佐斯望向他，眼神仍然溫和。

「任何國家都會衰落，重要的是，在它衰落之前，你站在哪一邊。」

亞西比德忍不住笑出聲。

「總督大人是在暗示我嗎？」

法那巴佐斯淡淡道：

「我只是說一個事實，昨天你是雅典將軍，今天是我的客人；明天，也許又是別人的座上賓。」

亞西比德舉起酒杯。

「人生若不能如此，豈不無趣？」

眾人都笑了。

唯獨赫利歐羅斯沒有笑。

他望著法那巴佐斯，忽然說：

「我倒認為，一個人的立場可以改變，但有些事情，總有一天會浮出水面。」

餐廳忽然安靜了下來。

法那巴佐斯若無其事地替自己倒了一杯葡萄酒。

「例如？」

赫利歐羅斯像是不經意地說：

「例如五十多年前，一位數學家的死。」

法那巴佐斯的手沒有任何停頓。

酒液平穩流入銀杯。

「希帕索斯？」

法那巴佐斯卻輕輕笑道：

「年輕人，世上每天都有人死，真正值得記住的，不是死人，而是活人。」

亞西比德忽然插嘴：

「這句話我喜歡。死人沒有價值，活人才值錢。」

法那巴佐斯笑著望向亞西比德。

「尤其像將軍這樣的人。」

亞西比德哈哈大笑。

「看來斯巴達那筆賞金，還真讓大家都惦記著。」

法那巴佐斯沒有回答，只是端起銀杯。

「敬命運。」

眾人也舉杯。

赫利歐羅斯將最後一口羊奶粥送入口中，就在放下銀匙的一瞬間，他的指尖，忽然微微顫了一下。

只是稍微不適，但是以他多年行走江湖的經驗知道，這恐怕是充滿殺機的早宴。

他拿起銀杯假意要喝一杯葡萄酒，看到眼角一抹淡淡灰白，頓時明白自己中毒了。

他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臉，掌心竟是一片冰冷。

坐在對面的小伯利克里微微皺眉。

「赫利歐羅斯，你的臉色……」

法那巴佐斯放下酒杯，神情依舊從容，只淡淡說道：

「旅途勞頓罷了，先喝點葡萄酒暖暖身子。」

赫利歐羅斯：

「昨晚喝多了，又沒睡好，無妨。」

早宴在歡笑中結束。

走出餐廳，赫利歐羅斯對法那巴佐斯說道：

「我想邀亞西比德、小伯利克里到附近走走，您認為哪裡合適？」

法那巴佐斯：

「三位遠道而來，若只留在官邸未免可惜。我已命人備妥馬匹，不如去看看我父親最喜歡的皇家獵苑。」

亞西比德：

「太好了！又可以縱馬狩獵了，走咧！」